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02

我失去了.....

Pui Yan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廖佩茵 (2002)。我失去了.....。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
50

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題目：《 我失去了…… 》

學生姓名： 廖佩茵

學生編號： 1021075

指導老師姓名： 陳惠英老師

香港嶺南大學

2002

故事內容

乳房——是女性的象徵。有不少女性甘願冒險整容，務求令胸部變得豐滿，藉以吸引男性。既然乳房對女性是這般重要，女性一旦失去乳房，將會面對怎樣的心理變化呢？

小說的中心人物余慧晴，從小受家人愛護，長大後得男友疼愛，性格倚賴、內向。中學畢業後，便出來工作，任職文員。她從小就不期望在事業上有什麼傑出的成就，倒希望能夠平凡的過生活，繼而組織一個幸福的家庭。當她碰上郭梓俊，以為找到真愛，可以共度餘生時，竟在一次婚前檢查證實自己患了乳癌，且必須要接受割除乳癌手術。

接受手術後，她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變，婚約取消了。未婚夫不辭而別，還要面對因失去乳房而導致心靈上的痛苦，一連串的打擊令她幾近崩潰。幸好這時子言的出現，令她逐漸忘記過去的傷痛，有勇氣迎接新的生活。另一方面，獨居生活也逐漸讓她變得獨立堅強，可是因為身體的缺陷和失戀的陰影，面對子言的追求時，面臨的是人生重大的抉擇。

導言

我成長以來身邊有很多人患上各種不同的癌症（如血癌、骨癌、腸癌等），有的是家人、有的是朋友，有的是鄰居。有些年紀已經很大，但有些還很年青。年青的在前路一片光明的時候患上這種世紀絕症，往往被迫停止工作或學業，接受治療，因治療而帶來的痛苦，更不足為外人道。有些較「幸運」的，不用長期接受痛苦的折磨，知道患病後，在很短的時間已經去世，也有與病魔掙扎了十幾年才離開人世，還有現在正與癌細胞抗爭的朋友（希望他能早日康復）。

每一次聽到我認識的人患上癌症，總是很震驚並感到難過。記得兩年前，一位從澳洲回來的朋友在晚餐的時候告訴我他患了骨癌，我聽到那消息後，呆住了，那種震撼的感覺至今仍令我難以忘記。那時候，我好想說些安慰他的話，但最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我好想哭，但又害怕影響他的情緒。另一方面，我震驚的原因是，當他告訴我的時候竟然相當冷靜和平和，沒有任何埋怨和憤怒。雖然他的表情像在告訴我他是堅定和樂觀的，可是我看到他的眼神流露出擔憂和疑慮。

除了病者痛苦外，其實他身邊的親人也十分痛苦。我看見朋友的媽媽，在兒子患病後身體日漸消瘦，她一直未能接受兒子患病的事實，畢竟從前他兒子的身體一向相當健康，突然患上癌症，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她每天看見兒子抵受肉體上的煎熬，但又愛莫能助，十分心痛。作為朋友的我，亦未能給予半點幫助，只能在旁給予鼓勵和支持，但我相信這份心意他是感受到的。

看到身邊親人和朋友的經歷，讓我知道人的生命是變化不定的，沒有人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許是身邊有太多患上癌病的人，令我對這種可怕的病有很大感受。我曾幻想若果有一天患了這種病，我會怎樣面對呢？我會樂觀地面對，還是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不讓自己承受這麼多的痛苦？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想像和現實完全是兩碼子的事，而這次的論文創作，我選取了患癌症作為題材，主要是構思這故事的過程，正好給我一個機會，思考病人面臨死亡威脅時的情況。畢竟我沒有親身經歷過（當然我也不想嘗試！），不知道當中的滋味和感受。我只好運用想像力和過往探望病人的經歷和感想放進小說中。另外，我亦參閱了一些有關患乳癌的書籍，加深對乳癌的認識，希望能較準確地拿捏和描寫人物的心路歷程。

主題結構方面，大概分為兩部份，前半部主要是敘述主角慧晴患上乳癌，面對割除乳房前後的心裡變化，後半部則是描述她割掉乳房後如何面對新的生活和對於發展新戀情的猶豫。

故事是以順敘方式描寫。小說開始時，敘述慧晴割掉乳房後的情況，及至敘述她開展新生活並認識另一位男主角子言。當中會插敘過去與男朋友一起的情景以及她的爸爸媽媽對她的關懷。故事發展至後半部，慧晴為忘記過去而展開新的獨居生活，她得到子言的支持和鼓勵，性格由從前的倚賴變得較為獨立，但是因為身體的缺陷令她對愛情窒步，不知如何面對。

人物背景方面，我編寫了一個對愛情充滿幻想，性格倚賴和思想單純的女子，及至患病的經歷令她對人生有一種新的看法，性格因而改變，變得較前自主、獨立。主角慧晴是獨生女，自幼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家庭，備受爸媽的疼愛，沒有經歷過任何大的風浪，中學畢業後便投身社會工作，

任職文員。她可說是一個嚮往簡單而平凡生活的人。工作上，她不寄望創一番事業，反而一直對愛情充滿憧憬，渴望組織幸福的家庭。在她的世界裡，所有事物都是美好的，沒有經歷過任何風浪和挫折。直到婚前檢查才知道自己患了乳癌，男朋友要求解除婚約，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她將如何應付？手術後，她面對身體的缺陷、愛情的失落和獨居生活的孤寂，她又能否適應？這都是我的小說內提及的情節。

小說裡有很多地方談及乳房。乳房——是女性身份的象徵，市面上推出不少矯型內衣令女性的胸部顯得更豐滿；也有些男性著重欣賞女性的胸部，身材是以胸脯的大小作為標準，故此有些女性不懼怕整容帶來後遺症，甘願冒險嘗試。可見，乳房對女性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近年，患乳癌的女士漸趨年輕化。小說裡，也有很多地方是描寫慧晴失去乳房後的感受。她受這樣大的打擊是因為她這麼年輕便失去乳房，若果病者是一個六、七十歲的婆婆，相信她的內心的感受和慧晴會有不同。畢竟慧晴只有二十七歲，她失去乳房，好像連帶所有的東西亦失去了。除了面對體型上的改變，還有對愛情的憧憬也完全幻滅，擔心將來如何赤裸裸的面對男朋友或丈夫，所以當她在面對新一段戀愛時總會有顧忌和保留。慧晴失去乳房，在最需要別人支持時，未婚夫竟不辭而別。這反映出梓俊是多麼的絕情，未能接受身邊的人的轉變，非但不給予支持，而且更自動消失，相信這種情況在現實中是存在的。

此外，我採用第一身以「我」來說故事。故事前半部，主要是主角的獨白，故多以直接敘述來表達內心的感受和對事物的看法，少有運用對話。及至後半部，認識另一位男主角時多以對話交代二人的發展以及人物的個

性。此外，小說很多地方描寫慧晴常陷入個人的幻想，所以運用了一些意象。例如她在化妝時幻想男朋友正在撫摸她的臉頰。另外，她割去乳房後發惡夢見到血淋淋的東西，希望能加深效果。

這次創作雖然遇到不少困難，但吸取了寶貴的經驗，令我對寫作有了新的體會。起初我以為創作一個故事很簡單，只要有時間、地點、人物、情節，便可編成一篇好看的小說。但當我創作時才發覺除了以上必備的條件外，還要配合人物的性格，情節的發展，敘述的語氣和角度，用字準確等，各方面對小說的構成有很大影響。

其實，在創作這篇小說時我曾遇過以上的問題，當中最大的阻礙是情節的發展。當我寫到故事中間部份，很苦惱故事應該如何發展下去，那時實在感到很迷惘。一方面要令情節顯得合情合理，但一方面又要顧及小說人物性格。因為人物性格是決定人物的命運，若果她所決定的事與她性格不配合，故事就難以令人信服，而且內容亦顯得相當突兀，影響小說的完整性，所以在處理情節發展方面我花了不少工夫。

這小說最初的結局與現在的版本相當不同，意念上亦有所改變。最初的結局是慧晴受不了失去乳房的事實和失戀的打擊，精神上陷入崩潰。剛好這時出現一名女子，給予她無限的支持和鼓勵，令慧晴逐漸對她產生好感，甚至愛上她。最後我放棄這一結局，情節改為遇上一名樂觀、做事爽朗獨立的男子，即刪去同性戀的情節。因為考慮到以慧晴內向的性格，雖然患上了乳癌，但不足以令她在性向上作出這麼大的改變，所以最終放棄原先的構想。

另外，在揣摩人物性格起初有點困難，特別是描寫慧晴失去乳房後

的心情，故此寫作時要常常提醒自己多些運用想像力，才能投入角色中。雖然我曾嘗試失去心愛的東西，畢竟失去心愛的東西與失去乳房的心情是非常不同，失去其他東西可用金錢買回，但失去乳房已沒有任何物件可補償，即使是安裝義乳，已有很大的分別，所以慧晴面對安裝義乳時的心情一點都不好受。在這裡我還要多謝陳惠英老師，在我未動筆寫小說時，她叫我替小說的人物寫日記，我覺得這方法對揣摩人物性格是相當有用的。替人物寫日記使我更清楚了解人物性格和心裡狀況，到我真正動筆寫小說時已容易掌握人物說話的語氣、態度和情緒，描寫時更得心應手。

今次創作這篇小說確實花了很多時間準備，由研究內容至完成整篇小說的過程差不多八個月。愈接近交論文的日子，我就愈心急很想快些完成，但又發覺愈是心急愈是難寫下去。當中的心情有點像母雞等待小雞出世一樣，不能太過心急，要坐在雞蛋上靜待小雞的來臨。曾經有段日子對這篇小說產生厭倦，不想繼續寫下去，但幸好多得老師的提點和同學朋友的意見，令我對人物有了新的看法和體會，小說才得以完成。

最後，衷心感謝陳惠英老師的耐心指導，開學以來每星期都抽出寶貴的時間約見我，給予意見。還有每次都不厭其煩地為我修改論文，實在感激不已。這次論文的完成，或許是創作道路的開始，我相信這次經驗對未來創作有很大的幫助，希望將來能繼續創作不同類型的小說。

十一月十二日 獅子座流星雨照片
十二月二十五日 聖誕卡；嘉年華會入場券。
一月一日 《薰衣草》電影票尾；薰衣草乾花。
二月十四日 情人卡：「願意照顧你一生一世」。
三月二十日 生日卡：「和我到日本旅行好嗎？」，兩張機票。
六月一日 結婚請柬：郭梓俊和余慧晴結婚之喜。

淚珠落在不再散發香氣的薰衣草上，我連忙用衣袖印乾，輕輕掃著花枝，幾朵微小的花蕊隨即掉下，我嚇得不敢再觸碰，以免丟掉了所有的回憶。

我翻過日記的另一頁，夾在頁中的情人卡我已翻看過無數遍，卡上一對公公婆婆相互依偎，坐在鞦韆上輕輕的盪著，臉上流露著幸福的笑容。我曾經與婆婆一樣有甜蜜的笑容，但這已是大半年前的記憶了。還記得他拿著一百支鬱金香，同時把這張情人卡送給我時，我感動得差點哭了出來，我以為找到了幸福，這一刻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當時曾想過將來會與他好像這對公公婆婆一樣，手拉手到公園散步，看著夕陽慢慢消失在地平線上……現在我知道這憧憬是永遠無法實現的。

我從小喜歡用紙筆把我的感受記下來，無論是快樂的還是不快樂的。小時候媽媽告訴我用日記簿夾著開心的回憶，那麼它永遠不會溜走，永遠陪伴著你。所以所有的入場券、戲票，我都一一留下紀念，寫下感想，讓將來可隨時重拾從前的快樂。我的日記簿一天比一天厚，就像一箱珍貴的寶藏，藏著許多深刻珍貴的往事。

我很喜歡翻看日記，回味開心的日子，特別是我和他初相識的期間，每次重看我都不期然的笑出來，那時的日子就像剛剛過去，在昨天發生一樣；不開心的事我從來不翻看，因為每重溫一次，等於加深一次記憶。這種痛苦的回憶，我渴望能隨時間流逝而忘記，可惜留在身上的疤痕卻好像每天在提醒我慘痛的經歷。

二

「慧晴……慧晴，」「聽見嗎？」一把很熟悉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我嘗試睜開眼睛，但眼睛卻好像被一些膠狀物黏著，怎也睜不開。身體軟弱無力，動彈不得。一隻柔軟的手輕輕的放在我的額頭上，這種感覺似曾相識，就像媽媽兒時替我測試有沒有發燒一樣，十分溫暖。

「慧晴。」

「慧晴……慧晴，起來了嗎？」聲音又再一次重覆，還多了一把男聲。我認得這是爸爸媽媽的聲音，我再嘗試的睜開眼睛，但眼前一片朦朧，猶如置身在迷霧當中，忽然一絲強光射進我的眼中，雙眼立刻被刺得緊閉起來。我努力眨眼，迷霧裡漸漸出現媽媽的臉孔，然後爸爸的臉也呈現出來。

「手術已完成了。你覺得怎麼樣？」媽媽輕輕的在我耳邊說。

「……」我想開口，但喉嚨很乾實在說不出話來，只好用力的點點頭。我很痛，整個胸部都很痛，四周的皮膚緊緊的被拉扯著，像被烈火燃燒一樣，燙遍整個胸部。我很想掙扎，但身軀軟弱得不能稍動一下。

「水……」我輕聲的喊著，我只知道大聲呼叫只會令傷口有更大的痛楚。

媽媽趕忙用濕布印在我的嘴唇上，我貪婪的吸吮著，像害怕水份很快被空氣蒸發掉。

「醫生說手術很順利，你好好的休息，其他的事不要想得太多。」媽媽說。

我輕輕的點頭，傷口縱然很痛，但眼睛仍禁不住四處搜索。

「手術後，你睜開眼睛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我。」這溫柔而熟悉的聲音由手術前至今，一直在我耳邊繚繞，這刻多麼渴望這聲音在我耳邊說一句：「我在這兒。」

「不要想得太多……」難道我真的是想得太多嗎？

手術後我一直期待第一個見到的就是梓俊，可惜他沒有兌現承諾。

他仍身在美國嗎？

爲什麼他還不回來？

若果我在手術時發生什麼意外，那時他才從美國趕回來，不是太遲了嗎？

護士替我打了止痛針後，我又再次陷入昏睡中，醒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

猛烈的太陽透過窗簾直射進來，微小的灰塵飄浮在空氣中。灰塵飄得很慢，像輕輕的在起舞。我身上的劇痛稍爲減輕，但仍像給火狠狠的燃燒著。

今天已是手術後的第二天，他還不來探望我。我感到忐忑不安，這種不安，就像迷了路，不知往哪一個方向前行。

我記得梓俊對我是十分著緊的，即使我偶然有點不適，他都會親自給

我煮粥，帶我去看醫生，叫我多穿衣服，細心的照料我。他的細心關懷，令我十分好受。即使間有的囉嗦，也像父母對子女一樣。間中我也笑著說他煩厭、瑣碎，但內心卻暗自高興，他是真的關心我。

「今天好一點吧？手術後，傷口仍未康復，所以仍然會很痛的。」醫生來到我的床邊。

我點頭示意知道。

他替我檢查身體，護士替我揭開衣服，我立刻緊眯著雙眼，全身的肌肉不自覺地拉緊著，直至檢查後，才稍為鬆下來。醫生替病人檢查身體雖然不是一件什麼奇怪的事，但是經過這麼多次檢查，我仍覺得難為情。不過令我更難堪的是，現在的身體已失去女性重要的部份——乳房。

醫生會怎樣看呢？我還是女人嗎？

「余小姐，我們已替你割除左邊有癌細胞的乳房，相信你已很清楚。但你還要在醫院接受檢查，確定癌細胞是否已受到控制……」醫生說。

我的手不自覺地從腹部開始緩緩地向上移，就像在探索一處神秘的地方，最後停留在一片廣闊平坦的平原。從前的小山丘只須花上數小時，便給移平了，變成這片廣闊的平原。僵硬的手在平原上細搜，渴望在這兒尋找到從前遺留下來的一點點東西，但這平原光滑得發亮，沒有留下絲毫痕跡。忽然，空無一物的平原瞬間長滿了荊棘，手被刺痛得立刻縮回，再也不敢在平原上逗留，甚至接觸。

我一直不相信我的乳房已被割除，直到自己觸摸到胸前已變得平坦，才不得不相信乳房已被割掉。

我認為完美的女人不在乎她有沒有美麗的面孔和驕人的身材，只要有

一顆完美的心便可。但現實卻告訴我：沒有了乳房已經不是一個完美的女人，梓俊會怎樣想呢？他還會愛我嗎？我想到這裡忍不住哭了。

媽媽用手輕撫著我的頭髮，我看著頭髮半白的媽媽，她已四十九歲了，尚且擁有一副完整的軀體，坐在我隔鄰病床七十一歲的婆婆，同樣有著完整的身軀，但我只有二十七歲，那麼年輕，身體已不再完整。這種痛楚、難堪的心情，有誰可以理解？她們已結婚、產子，嘗試過做新娘子、妻子、母親的喜悅，但我什麼都未嘗試過便已不再是完整的女人。所有女性的憧憬、願望，已被帶走，不再有絲毫的希望，未來的路看來是多麼的崎嶇不平。

失去乳房，我不得不同時想及生命與乳房的關連，究竟哪一樣更為重要呢？

我現在竟有點後悔把乳房割掉，也明白中學同學 JUDY 為何選擇不接受手術，寧願任由惡毒的腫瘤慢慢地在體內脹大、蠶食，每天守候死神的降臨。看來她不是因為愛美而不珍惜生命，而是恐怕承受不來因失去乳房而有的打擊。看來她比我想得更週到、更清楚，比我更透徹了解女性本身的想法。我不知道我的選擇是對或是錯，但我只覺得乳房失去了，將來的日子將會是難行的。

我哭了一整夜，護士看見我長久未能安靜下來，便替我打了一支鎮定劑。我望著天花板的燈光，漸漸地眼皮像掛上一個鉛球，燈火逐漸暗淡下來，連照耀走廊的一絲光線都熄滅。四周寧靜得連一點雜音都聽不到，只聽到吊瓶藥水滴下來的聲音，滴嗒滴嗒……。一瞬間，所有的意識已失去，跌進沉睡的深淵。

我多麼希望以後就是這樣的沉睡下去。

三

我睜開雙眼，梓俊緊緊捉著我的雙手，他的手很溫暖，像一條熱暖的毛巾包裹著我的雙手。他說我的病已痊癒了，我們可以放心結婚，然後取出一隻戒指，準備替我帶上。醫生突然從他背後走出來，拉著他耳語一番。我看見梓俊開始皺著眉頭，由剛才柔情的眼神轉為帶著怒意的目光，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想拉著他的手，但我被繩子綁著動彈不得，只好不停呼喊他的名字。我愈是叫得聲嘶力竭，他愈是退後，最後更猛力地把戒指擲向我，便跑了出去，我就這樣無助地看著他離去。

醫生走過來著護士解開我的衣服，替我拆掉紗布檢查傷口。我不斷掙扎，大叫救命，我不許別人再碰我一下，護士一面怒罵我，一面把我的雙手綁著床架。我看見很多層繃帶纏著我的胸部，大約有二十多層，把我的胸部紮得平平的。他們狠狠的鬆開繃帶，接近底部的傷口開始呈現出一些顏色，起初是粉紅色，每揭開一層顏色變得更深，然後是深紅色，到最後幾層已是血紅色。我看著醫生走過來替我揭起最後的一層繃帶，我奮力反抗，但醫生已一手揭開繃帶，從我身上挖出一樣血淋淋的東西出來，把這東西交給我。

「不要……」我說不要。

「這是你最珍惜、眷戀的東西，收下它吧！」他狡猾地笑著說。

這東西鋪滿黑色的條狀型物體，數以百計地慢慢的蠕動著，就像找到美味的食物一樣，一口一口的蠶食。

「拿開……」

「我不要……我不要……」我呼叫著。

「不要怕，沒事的。媽媽在這兒。」朦朧中我聽到媽媽的聲音。

我睜開眼，那黑色的東西不見了，我感到那東西鑽入我腦袋中蠕動。這種恐懼感由內至外滲透全身，心臟怦怦的亂跳著。

這個夢真的很可怕。

太陽透過窗簾射進來，射在我的臉龐，陽光一點都不柔和，大概已到了中午。

媽媽替我抹掉臉和頸上的汗，又替我蓋好被子。我問媽媽梓俊有沒有來過。她默不作聲，輕輕的搖頭。

他對我說他會回來的。

我不能讓他看見我滿臉病容，我問媽媽借了粉撲、胭脂、唇膏和鏡子。他說過不想我當一個面容憔悴的新娘子，拍下每張相的笑容不夠燦爛，又不想我帶著擔憂而結婚，所以他決定把婚期延遲。

我已兩天沒有照鏡，不知什麼原因，我竟然有點害怕看見自己的樣子。拿著鏡子時，我的手還在抖顫著。兩邊臉頰已凹陷下來；黑圈緊緊地圍著眼眶；眼神沒精打采的，膚色蒼白得可怕，鏡中的人差點把自己嚇倒。我拿著粉撲輕輕的按在面上，我感到梓俊輕柔的手在我臉上撫摸著，沿著我的臉滑落至脖子，又再向下游，我閉上眼睛享受這刻的溫柔。微暖的體溫從他的手上傳到我身上，這感覺是舒服、輕柔的。還有他身上散發著的氣味，每次嗅到這氣味都可令我感到安穩和平靜，我們的距離是多麼的近，剎那間他的手停了下來。我好奇的睜開眼，護士在我身邊走過，放下藥丸，

然後離去了。

他還會愛一個沒有乳房的女人嗎？

「今晚玩得開心嗎？當伴娘順利嗎？」電話傳來梓俊親切的聲音。

「蠻順利的。起初很開心，但後來知道一位同學因為乳癌而去世，所以又有點不開心。」我拿著聽筒，一邊看著婚宴後的紀念品——朱古力。

「你與她不是很熟稔，不要為此而太傷心吧！」

「雖然與她不熟稔，但總算是一場同學。她那麼年輕便離去，實在感到十分愕然。」

「不要想太多吧！晚了，快些睡吧。」

「……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我患了重病，例如癌症，又或是交通意外，失去了一隻腳，你會離開我嗎？」我心血來潮的想起來。

「……好好的為什麼問這些問題？不要想那麼多。」他有點不高興。

「你還沒有回答我？」我斬釘截鐵地問。

「不會。」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我。

「真的？」

「是。」他開始帶點煩燥。

「沒事了，晚安。」我甜絲絲地說。

「晚安。」

那夜我翻開日記簿，記下了他對我說過的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問他這樣傻的問題，但聽到他肯定的回答我「不會」，我忽然間覺得很幸福，笑著收線。

那次婚禮，重遇很多中學同學。部份同學已大學畢業，成為專業人士，

也有自己做生意的；有些同學已成家立室，還拖著小寶寶到來。相比下我沒有很大的改變，中學畢業後便出來工作，現在仍然是一名文員，生活簡單而平凡，工作也沒有太大的壓力，雖然間中會覺得沉悶，但我總認為這種生活是最適合我的。我從沒有奢求在工作上有成就，倒希望能組織一個快樂的家庭，然後生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寶寶。那晚，我與好朋友 SANDY 同座，她帶著二歲的小女兒同來，我看見她滿臉幸福，整晚逗女兒笑。我很羨慕，那刻我真的很想快些與梓俊結婚。

我覺得梓俊是我的理想結婚對象，他向我求婚，我毫不考慮便答應了。他比我大九年，或許是年齡比我大的關係，他很懂得照顧和遷就我。每當我有什麼煩惱都會向他傾訴、向他撒嬌。就是認識了他，我才感覺生命是有意義的，活著的每一天也是精彩。

我緊握著手提電話入睡，我要好好的睡一場覺，睡醒後他便會出現我的眼前。

他會回來的。

四

「妳的傷口已沒有大礙，大概這個星期可以出院了。但每個星期都要回來覆診和電療，確定癌細胞不再擴散。」醫生解釋。

我終於可以回家休息，但是仍要接受一連串的治療，惡夢未滅，另一次可怕的治療又再降臨。但是不用在醫院留醫，總算是一件好事。

從醫院回來，BEBE 繞著在我身邊不停地吠，像瘋了一樣，待我如陌生人。BEBE 是梓俊在聖誕節時送給我的，他說當他不在時 BEBE 可以代

替他，一直在我身旁守護我。大概是因為醫院的消毒藥水氣味，牠才亂跑亂吠吧。其實，我自己都十分討厭這種「醫院味」，所以回家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洗澡。

我走進浴室，從前照遍半身的大鏡子不見了，換上一塊較小的，只可照至頸部。顏色也改變了，從前的棗紅色改為較光亮的藍色。還有，四周擺放著乾花，散發清香的氣息。爸媽解釋浴室太殘舊，剛好我不在家便趁這機會好好的裝修一番，可我事前完全不知道。看見爸媽欲蓋彌彰的眼神，我覺得很難過。

從前我很喜歡洗澡，洗澡不止清潔身體，還是鬆弛疲憊的好方法。花灑沖射下來的水柱就似沖走所有的疲勞，十分舒服。進入浴室後，這刻我竟有點恐懼，想拔腿離開，因為我害怕見到自己殘缺的軀體。我在那裡站了十多分鐘，然後眯著雙眼，深呼吸一口氣，便小心的脫掉所有衣服。

一條疤痕橫放在平坦的胸部上，像一條又深又長的河流在深谷上。我目定口呆不相信這就是我的身體，將會陪伴我度過餘生的身體。我用雙手蓋著傷口，跪在地上痛哭起來。

「我不要這樣怪的身體，我不要……我不要……」

「為何要這樣對我！」我要乳房，誰人可以交還乳房給我。

我很害怕，洗澡後立刻走出來打電話給梓俊，我要對他說我很害怕，我很想聽到他的聲音，我要他立刻來陪我。可是我打了十多次電話，正如過去許多天的嘗試，只能接駁到留言信箱。

第一次留言：我已出院，你何時回來，我在家裡，請回覆。

第二次留言：你在哪兒，快些回來，我等你，請回覆。

第三次留言：你在哪兒，我很驚，快些回來吧！

第四次留言：我很驚，你快些回來陪我，求求你……

第五次留言、第六次留言、第七次……

他一直沒有回覆，我開動電腦，再次寄出電子郵件。我希望他收到我的電郵，便會立即給我回覆。這晚，我共傳送了十多封電子郵件。我呆呆的坐著，眼睛直望著電腦的螢光幕，收件匣至今仍沒有一封回覆的電郵。

他究竟在哪兒呢？

「我今天煲了皮蛋瘦肉粥，你想出來吃還是在房間吃呢？」媽媽捧著一碗粥，小心翼翼的走進來。我連忙把打開的日記簿收進被窩內，並趕忙用衣袖擦乾眼角的淚痕。

「我想在房間吃。」

「我陪你在這兒吃吧！」她一邊搬著椅子一邊說。

「不，你陪爸爸吃飯吧！我想獨個兒在這裡。」我搶著回答。

「妳又看那本日記？」媽媽看到我的手藏在被窩內。

「不，我剛剛睡醒又不願起床，便坐著想想明天有什麼東西做。」我連忙用十指梳理鬆散的頭髮，假裝若無其事。

「我明天陪你出外逛逛，好嗎？」

「不，我還未想到逛什麼地方，明天才決定吧！」

「嗯……那明天才決定吧！」

媽媽很快的轉過身去，但我已看到她的眉心輕皺，淚珠在眼眶內打滾。她在燈光照耀下顯得十分憔悴，臉色蒼白更顯得雀斑的礙眼。在中碼衣服的包裹下顯得十分消瘦，肩膊位已不合適，特別是臀部有很多虛位，褲管

隨著兩腿擺動而左搖右擺。從前合適均稱的衣服，現在則好像選大了一碼，有點衣不稱身。

媽媽一直不接受我有病的事實，當我告訴她時她嚇得差點兒暈倒了。她沒有阻止我接受這手術，只是叫我別這麼衝動，多等一會兒，或許會找到另一些根治的方法。她四處詢問朋友、親戚找尋治癌的秘方，包括中醫藥方、氣功療法。她想我去就醫，我不大相信會有效，她不停的勸我，爲了不讓她擔心，我只好答應。

每晚，一種很難嗅的氣味充斥著整間屋子，我看著一碗深黑色散發出陣陣濃烈的甘苦味中藥，心底不由得顫抖起來。每次吃藥，我都要按著鼻子一口氣吞下去，就像喝著一杯夾有沙石的污渠水。我曾想過如果能夠割開肚皮直接的送進肚中，不用經過舌頭的味蕾和食道，有多好呢！即使要我換取未來日子不能再吃美味的食物，我都願意。喝了多次，我開始忍受不了那些苦澀味。有一次，我親手推開媽媽拿著那碗滾燙的藥，玻璃碎散落在地板上，藥水四濺，粉紅碎花的床舖佈滿不規則的黑點，慢慢擴大。這些黑點就像潛服在我體內的黑瘤，慢慢擴大，逐漸擴散，不斷蠶食我體內每一個正常的細胞，直至死才休止。

五

手術後，我已沒有上班，每星期要到醫院進行電療，每次媽媽都會陪我一起去。今天我決定到梓俊的家，所以對她說與朋友約會了，著她先行離去。她沒有什麼話，只叫我早點回家，然後便轉身走了。這次是我出院後，第一次獨個兒逛街。我看見媽媽皺著眉頭，十分擔憂，但我不得不這

樣做，我不可以再倚靠她了。過去我已帶給她很多擔憂和麻煩，現在我不再讓爸爸媽媽擔心。

我穿了長袖圍領衣服，雖然很熱，但我不得不作這樣的打扮。因為長袖圍領衣服可遮去我身上電療所要繪畫的位置和電療過熱引致的皮膚創傷。每次外出我都會塗點口紅，令面色看來紅潤一點，我知道梓俊會隨時回來，所以外出時我一定要打扮一番。

雖然知道梓俊不在，但我仍然很想到他的家，只要能嗅嗅他的氣味，已很足夠了。到了他家裡的門口，按了很多次的門鐘，沒人回應，我感到很失落，站在門口逗留了差不多五分鐘才離開。

我走進一座購物商場，因為還沒到下班時間，遊逛的人不算很多。我步上自動電梯往第一層，我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她拖著一個大約三歲的小朋友，直覺上應該是她兒子。她從一樓自動電梯下來，她穿著單肩背心，一邊白皙的肩膊和兩臂坦蕩蕩的暴露於空氣中，皮膚吹彈得破，配以一條黑西褲，把她高佻纖巧的身型表露無遺，一點贅肉都榨不出來。

自她一踏上電梯開始便望著我，由上至下不斷打量我的身體，然後目不轉睛的盯著我的胸部。那孩子拖著媽媽的手，也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我左手不期然的捏緊著上衣的圍領部位，右手緊握著扶手，竟慢慢的抖顫起來，我連忙低下頭，身子稍微向側，避免接觸到她的目光。我隨著電梯的移動越過這女人，我慶幸自己在大家最接近的瞬間避過她的眼神，她的目光是多麼的銳利，就像一隻久未進食的野狼遇到獵物一樣，閃出貪婪的目光。我悄悄回頭看著她，她好像有感應立刻回頭，由剛才餓狼的目光頓然變成一隻狡猾的狐狸，還向我露出甜美的笑容，我感到莫名的驚恐，緊

握手袋，衝上一樓。

剛才的情景真得很可怕，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老是這樣的盯著我的胸部。他們好像知道我的乳房被割掉。我低著頭漫無目的的行，我看到櫥窗裡的小白兔公仔，我的床邊也有同樣的一隻。上一次看到小白兔的毛潔白得像雪一樣，現在已變得灰白，且有點殘舊，還被店員放置在櫥窗不起眼的位置，取代小白兔的位置的是現時最流行的電子玩具。我覺得小白兔很可憐，短短數個月已被人遺忘，棄置一旁。我看著小白兔彷彿聽到牠叫喊，等待別人的救援。

我拿起電話打給梓俊，雖然我有預感電話仍然是接駁不通，但我還是一邊呆望著小白兔，一邊打電話。

或許我正等待奇蹟的出現。

「電話未能接通，請你下次再打來……」

我走入一間時裝店，過往我經常在這間時裝店購物，沒有來已經有大半年了。眼前的店舖十分陌生，從前柔和的色調現在變得奪目非常，燈光強烈得令人刺眼，我感到十分不自在。數個售貨員看見我走進去便齊聲說「歡迎光臨」，我剛拿起一件粉藍色的中袖上衣，一位售貨員便急不及待拿著數件同款不同色的上衣走到我的跟前。

「小姐，選取合適的衣服可到更衣室試試，以你這樣標準的身型，這款式你可以穿細碼。」她以快速的眼神打量我的身材，然後以鄙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胸部，我低著頭沒回應，趕緊從袋裡拿出外套。我抬頭又看到另一位售貨員走到我的跟前，她拿著另一款的上衣走過來，這件白色的衣服中間有一朵很大的紅玫瑰。她眯起雙眼笑著說：

「小姐，你很適合穿著這款緊身上衣，它可表露你纖巧的身型，是今年最流行的貨式。」我瞄了衣服一眼，再看看自己的身體，便立刻穿上外套。

「那麼我試試看吧！」一位女士我聲音在我身後揚起。

我轉頭看見那位女士拿著上衣在鏡子前比併著，擺出誇張的甫士，一副自信的樣子。售貨員在她身邊團團轉，然後轉過來由頭至腳向我打量一番。

我尷尬得轉身急步離開，然後我聽到這兩名售貨員發出哈哈的笑聲，像狠毒的巫婆向敵人下了咒語。她們的笑聲是多麼的大，響徹整個商場。我很害怕，掩著雙耳不斷的跑，跑入洗手間，笑聲才慢慢的在我耳邊四散。

六

地上佈滿很多頭髮，每天梳頭後都要清理一番。我戴了一頂杏色的帽子，準備到醫院覆診。近日的面色依然很蒼白，喉嚨很乾，需要不停喝水，嘴唇都乾裂了，醫生說這是電療後的現象。從前看戲、看電視都見到演員扮出痛苦的表情，我還以為他們的演技過於誇張，想不到這一幕竟會在我的人生出現，的確是十分痛苦。

不經不覺已兩個月，梓俊就像一隻掙脫籠中解放的小鳥，音訊全無，我每天則在籠中苦苦的守候牠回來。打電話到他公司，每次他的同事都說他不在這兒，然後便匆匆收線。

「BEBE……過來。」我拍著手說。

BEBE 沒有理會我，牠擺著尾巴跳到椅子上。不知何時開始 BEBE 改

變睡覺的地方，從前牠是睡在我旁邊的，現在牠不再睡在我的床上，每晚嗅嗅我的身體便擺著尾巴走到座椅上休息。我抱牠回床邊，但第二天又發現牠睡在椅子上。難道 BEBE 在暗示著一些東西？

覆診後，我又到了梓俊的家。我不斷的按門鐘，家裡依然沒人回應。離開時我看見護衛員正在打瞌睡，直至走到他身旁才驚醒過來，他和我打招呼。

「余小姐，很久也沒有上來找郭先生。」護衛員說。

「……不好意思，最近有沒有看見他出入？」我問。

「他……我好像今天看見他上班。」他臉上一片疑惑。

「他今天有上班？你真的看見他嗎？」

「其實我也不太記得，一天有這麼多人路過，我年紀老了，怎會記得呢？」

「啊……謝謝你。再見」

「再見。」

我看到護衛員又開始打瞌睡。我走到信箱看看有沒有信，希望能找到他的行蹤，很奇怪，信箱空空的，沒有一封信。

我走出街道，今天的天氣很好，蔚藍的天空潔淨得沒有一片雲遮，陽光照射著整條街道，加添不少生氣。我經過一間花店，淡紫色的鬱金香吸引著我，每逢節日梓俊都送我一束鬱金香，今天我也買了一束。

我拿著花進入一間咖啡店，叫了一杯 CAPPUCINO 及一件芝士蛋糕。我很久沒有這種閒情享受這種生活，靜靜的坐著，可是沒有梓俊的陪伴，好像欠缺些什麼。腦海裡不停想起剛才護衛員說過的話，為什麼他會這樣

說呢？難道梓俊真的回來了？

看著街道上熙來攘往的行人，就像看著電影。我曾經也像他們在馬路上奔跑，隨著人潮追趕巴士；又像他們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行，找不到目的地一樣。有些面帶笑容悠閒的在街上行逛；有些則一邊拿著公事包，一邊用手提電話聊天，腳步快得像滾輪，眉頭緊皺著，雙眼不斷掃射四周的環境，就像和街上其他的行人在急步比拼。我不知道繁忙和令人窒息的生活，是否會令人生更有意義，但是這刻我只渴求寧靜和優閒的生活。

一位年輕的女子拿著一束淡紫色鬱金香從對面馬路走過來，她有一把很長的頭髮，身型高挑，走路時頭髮隨風飄散，很是美麗。她的手臂輕挽著身旁的男子。我的視線從她移向身邊的男子，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在我眼前出現。

杯子隨著我的手顫動起來，然後「澎」的一聲，玻璃碎片四散，滿地都是咖啡和碎片，我的心也隨著這玻璃碎片四散，但這巨響同時也把我從幻想中拉回現實來。

「小姐，你沒事吧？有沒有燙傷？」一名女侍應緊急抹去桌上燙瀉的咖啡。

「小姐……小姐……你沒事吧？」

「哦……我……沒事。」

「我想結賬。」

「……麻煩你，可以快些嗎？」我看到他向著咖啡店步過來，他每走一步，我的心便猛力地跳一下。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正在替你結賬。」

我看到他拖著那名女子推門進來，然後走到我隔鄰的桌子坐下。他掃了我一眼，然後低下頭，不久又再抬頭多看我一眼。他呆住了，然後把臉轉向另一面，裝著若無其事，沒有與我打招呼。我想開口說話，可是我怎也叫不出他的名字。我想走到他身旁，可是我沒有這種勇氣。我用盡所有力氣才能站起來，放下錢，便立刻往門口飛奔。

他曾對我說公司把他調往美國工作，短期內也不會回來。還叫我在這兒好好的治病，康復後才想其他的事。

美國？美國？他說到了美國工作，為何會在這裡出現，還裝作不曾相識。

我曾哀求他不要走，當時我拉著他的手，對他說我很需要他，求他不要走，但他說是一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不想放棄。

——原來他一直想放棄的是我。

七

我拿著花束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行，就像被棄置的小船，被人拋進大海後，隨著風浪而飄盪，永遠也返不回目的地。

我把花束掉進垃圾桶內，我知道失去的東西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八

我的世界裡從來都沒有「殘酷」這兩個字，因為過往我的生活實在是太幸福，沒有遇到任何的風浪。直到現在我終於遇到了，但我不知怎樣應

付。

我把爸媽帶到最開心處，承諾給他們餘下過著的是恩惠、無憂的日子，可我又猛力的將他們拉扯下來，只剩下擔心、憂愁和不安。就像一隻海鷗在空中展示牠的優美的姿態時，被獵人用槍「澎」的一聲射中，在數十秒間急速的墜下來。

那時梓俊和我決定結婚，爸爸媽媽都十分興奮，準備替我籌備婚禮。我憧憬著幸福的將來——但幸福尚未到來，背後已隱藏著一個炸彈，無聲無色的，隨時引爆。

婚前檢查証實我患上乳癌，我不知怎樣對梓俊說。從前，任何的事情普通如買了一件新衣服，明天與同事看電影，我都會第一時間告訴他，但這次很奇怪，我直到決定接受手術時才告訴他。我不知怎樣開口，直到那一晚，我們躺在床上，燈光很陰暗，就像罩上一層濃濃的霧，四周顯得迷糊不清。我看不清梓俊的臉，只感到一團陌生的黑影。平日柔軟如絲的床鋪，今天卻像長滿荊棘。窗外傳來電視節目的笑聲，笑聲在黑夜中迴盪，為平靜的黑夜加添了熱鬧。雖然我倚在熟悉的臂彎上，但再也感受不了他從前微燙的體溫。

驀地，他靠近過來，緊緊地把我擁著，在我唇上吻了一下，又吻向我的脖子。他的雙手開始在我身體上游動，他的撫摸並不能像過往一樣帶來任何觸覺上的刺激，即使是停留在敏感的一乳房。我也沒有任何迎合或拒絕他的反應，他停了下來。

「婚禮籌備得順利嗎？」他問我。

我沒有反應，低下頭。

「很疲累？」他又問，然後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

「我患了乳癌，要把左邊乳房割除。」窗外又傳來電視笑聲。

他呆了，坐在床上沒有移動一下。我碰碰他，他像受到雷電重擊一樣驚醒過來。

「不要開玩笑了，你是不是太累了？」他強裝著笑容，撥了一下頭髮。

「不是。」我認真的說。

他呆呆的看著我。我哭了，眼淚滴在他的手背上。他把我拉進他的懷裡，我的身體僵硬了，不能再動一下。我再也聽不到半點聲音，全世界的聲音都為我而靜止下來，全世界的歡笑都為我停止下來，全世界的的眼淚都為我而流下來。我躺在他寬大的懷裡，我多麼希望時間就在此刻停止下來。

正午十二時的太陽遲遲仍未出來，原來時間並沒有為我停止下來。

「慧晴，我想把婚禮延遲，待你康復後才繼續，好嗎？」

「……」

九

深夜時份，月台的人不多，顯得有點孤寂。轟隆轟隆的列車響徹整個月台，遮蓋所有的聲音，還牽起一陣陰風。

我坐在長椅上，等候列車到來。我玩弄著中指上的結婚戒指。旁邊的兩名男孩互相追逐，發出哈哈的笑聲。忽然，一名男孩被推倒，碰到我的雙手，手上的戒指飛脫了，向月台方向滾動，我立刻跑前要抓回戒指，但列車已朝著這邊轟隆轟隆的駛過來。列車離去，我看見戒指掉在路軌中，

我站在這兒怔怔的看著。另一輛列車又駛來，上客後又離開。戒指仍在那裡，我一步一步走向月台邊緣。

一陣寒風吹來，車頭的白光由遠而近，光線愈來愈強烈，就像一雙會發光的眼睛，直刺我的雙眼；轟隆的巨響徹整個月台，像一隻野獸在怒吼，要吞噬所有的獵物才肯罷休。

我看到梓俊在那兒等我，他向我揮手，不停呼喊我的名字，他叫我過來……我提起左腳……

「你為什麼要跳軌？」一雙有力的手把我拉著，我用力掙扎也無法掙脫，我回頭看，是一名男子。

「我沒有，只是想拾起那隻戒指。」

「我在這裡等人差不多一小時，你在這裡已有半小時，既不上車又不離開，還說不是跳軌？」

「我沒有呀！放開我。」我很憤怒，想鬆開他的手，但他緊緊的捉著我手臂，怎也掙脫不開。

「我送你回家吧。」他說。

「不用了。」

「你會再做傻事的，我送你。」他堅持的說。

在乘的士回家途中，我哭了，哭得很大聲，就像嬰兒飢餓時發出的哭鬧聲。的士司機以為我們是情侶正在吵架，不時從倒後鏡偷看我們，還責罵這名男子把我弄哭了。他沒有任何辯駁，任由的士司機說冤枉他的話。下車後，他看著我進入大廈後才離開。這一晚，我沒有睡，呆呆坐至清晨。雨下得很大，像是為失戀的人而流淚。我翻遍整個抽屜拿出我和梓俊到日

本時的照片；他送給我的每一張卡；細味我們過去的每一件事。

他還會回我身邊嗎？

十

我的體重一直沒有上升，身體瘦弱得很，恐怕在街上不小心被行人碰撞便會粉身碎骨。我的胃口很差，整天不吃東西都不覺得肚子餓，媽媽十分焦急，常常強迫我吃東西，可是我每次吃後又偷偷的吐出來。我真的不肚餓，也不想吃。也許我的肚子裡載滿了對梓俊的思念，再也沒法容納任何的東西。

對於生活上的任何事情，我已提不起勁。逛街、看電影等往時我最喜歡的娛樂，現在已沒有興趣。手術後，無論穿什麼衣服，總覺得不好看，漸漸地已沒有心情裝扮。每次買衣服的時候，那些售貨員老是盯著我的胸部。我只好隨便選擇數件衣服，然後匆匆付款離開。現在即使我穿得漂亮一點，已沒有人欣賞了。

電療和化療的療程已完成，醫生說癌細胞暫時已受控制，但仍要定時檢查身體，兩個月後更可安裝義乳，以改善手術後為身體帶來的缺陷。這消息並沒有為我帶來絲毫的喜悅，提議挖走我乳房的是醫生，建議替我安裝乳房的又是醫生，他們似乎已經在操控著我的生命。

每當我想到將會有一個液體狀的東西放入體內，實在有點擔心。雖然有不少女人甘願花錢接受整容手術，務求令胸脯變得豐滿些，但我實在不願意做這種手術。我很害怕這東西將會有一天在體內生長，然後不停的漲大，最後爆破，液體流通體內的每一角落，我想到這裡身體不期然的顫抖

起來。

走廊很長，每次回醫院覆診經過這條長廊都走得很吃力，像一條通往太空的隧道，怎樣行也沒法走完，不知要花多少光年才能找到離開地球的出路。今天的走廊縮短了，已不是什麼隧道，而是一條佈滿了無數病人和醫生腳印的走廊，這上面也有我的腳印。

迎面而來的人有一張熟悉的臉，不知在哪兒見過面。他個子蠻高，身型瘦削，眼珠很黑，如同發亮的黑珍珠，帶有一種光采，鼻子直直的，膚色散發著陽光氣息。他很專注地走路，好像對身邊的環境不太理會。我不敢肯定是否認識他，但他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們擦身而過，他並沒有看上我一眼。

乘電梯離開時，我看到一名母親抱著剛出世的嬰兒。她目不轉睛的看著嬰兒，有時又親親嬰兒的臉頰，露出滿足的笑容。我看著嬰兒時想，如果我的生命能從新開始，那就好了。

忽然，嬰兒哇哇地哭起來。

「BB，不要哭，現在離開醫院，我會帶你到新的地方，那裡就是我們的家。」那位媽媽說，然後又親親嬰兒的臉頰。

新的地方？

我也可以搬到一個新的地方，那麼我便可以重新開始？

我彷彿醒覺了。

不知那裡來這一股勇氣，我決定展開新的生活，脫離過去的護蔭，不再做一朵溫室的小花。爸爸和媽媽都很反對，但是我知道一定要離開這個傷心地，才能忘記過去的事。我把結婚請柬掉進垃圾桶；又把長髮剪掉，

我要把煩惱和愁怨也一併剪去。

我搬離舊居，獨自生活。

獨居的生活真的很不好受。每天回家，我不是打開電視機就是打開著收音機，就是這一點點聲音，才讓我感到自己的存在。

更可怕的是，除了面對日間的工作，還要抵受夜深時寂寞的侵襲。不知多少個晚上，我需要床頭燈的陪伴下才能入睡；夜半時，需要把家裡的燈全都開了，才敢上洗手間；也不知多少個早上因趕不及起床而要餓著肚皮上班；下班回家還要親自動手洗衣服、打掃、預備晚飯等家務。白天裡，肉體上的疲憊，我仍可抵受，但到了晚上，精神上的空虛，實在無法填補。家裡充斥著孤寂、空虛、沉悶，一股黑沉沉的死氣蘊釀在空氣中，歷久不散。BEBE 也呆滯了，每晚俯伏在地板上，從前的熱情、歡樂都被寂寞侵吞了，不再活躍。重投爸媽的懷抱的念頭時常在腦海中出現，我真的害怕寂寞。

差不多每天傍晚，我都會帶 BEBE 到公園散步。BEBE 每次出外都很高興，就像掙脫繩子的猴子，拉也拉不住。今天好生奇怪，牠跑掉後很長時間還不回來。從前牠掙脫後，自己懂得找回原處，但現在差不多二十分鐘了，牠還未回來，我只好四處找尋牠的蹤影。後來我發現 BEBE 在公園的角落蹦蹦跳跳，旁邊還有一隻小狗，牠們互相追蹤，玩得十分投契，不像以往碰見其他的同類便大叫大吠。站在小狗旁是他的主人，一張熟悉的臉孔又再次出現在我眼前，他的陽光氣息把公園照亮起來。我清楚記得曾經在醫院見過他。

「你還記得我嗎？」他問我。

「啊！你是……」我們互相望著對方。

「你還記得三個月前，我在月台碰見你，你還想……」

「我記得，那次真的很感謝你。」這時我才記起一切。

「不用客氣，我叫子言，你可叫我英文名 SAMMUEL。」

「我叫慧晴。」

「那次真的很謝謝你。」

「你不是已多謝了嗎？多謝的話不用說太多。」

「……」

「原來這隻小狗是你的，牠玩得很開心。」他蹲下抱起我的小狗。

「是嗎？」我說。

「你住在附近？」他問我。

「是，剛搬來的，大約三個星期。」

「我也住在這兒。你常常帶小狗來散步嗎？」

「間中。」

想不到子言與我是住在同一座大廈，我住二十五樓，他住二十樓。往後到公園散步的日子都常常遇見他。

「每次見你都是自己一人。」他說。

「你也是。」

「我是自己一個人住，中學時我便與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兩年前畢業後才從加拿大回來找工作。」

「爲什麼來香港，留在加拿大發展不好嗎？」

「我喜歡香港，香港充滿幹勁和活力，在那邊很悶的，所以我自己一

人回來了。」

我們常常見面，他的話很多，我總是聆聽，或許他是獨居的關係，沒人傾訴，所以當有人甘願當他的聆聽者，即使是陌生人，他都能滔滔不絕把話說出來。這種經驗，獨居的我是十分清楚的，漸漸地大家都變得熟絡，閒中散步後還一起吃飯。每當我家裡有什麼麻煩如電器壞了、燈管燒了，他都會替我修理、更換。這次他來我家換燈泡時，他竟然這樣問我。

「如果我不在的時候，誰來替你修理？」

「我會找電器師傅。」

「其實這些事情很簡單，你也可以自己更換，我教你好嗎？那麼你將來可以自己動手，不用再靠別人。」

「……好。」

這時我的臉漲得通紅，沒想到他會對我說這些話，從前每當有困難梓俊便會立即出現，根本不用我自己操心。現在他竟然叫我自己做這些事，但很奇怪，我竟然沒有不開心，只覺得有點尷尬。也許我自己也覺得他說得對吧。

爸媽知道我認識子言後，很不高興，常借故來我家。或許他們害怕我再受傷害。所以爸媽來的時候，我絕口不提有關他的事，但是我覺得跟子言一起的時候，感覺輕鬆愉快。

「最初認識你的時候，你的話很少，又沒有笑容，我還以為你是一個不懂笑的人。」他笑著說。

「是嗎？但現在的話也不多。」我笑著回應。

「比從前進步很多，多笑一點吧！人才會開心些。」

「難道不開心都要裝出笑容來？」

「我不是這意思，但你不裝出笑容，恐怕沒人敢和你說話。」他笑著說。

「我曾經在醫院碰見你，但是你見不到我。」

「我想因為那時你沒有笑吧！」

「不，是你看不見我。」

「是嗎？為什麼你看見我，不過來打招呼？我曾救了你一命，你沒打算過來向我道謝？」

「……我……怕你不認得我吧！」

「哈哈！雖然在那裡我們沒有相遇，但上天總安排機會給我們再次見面。我想這便是緣份吧。那次你到醫院探朋友？」

「……是，那你呢？」我低下頭，有點後悔剛才匆口說出在醫院見到他的事。

「那次我是到醫院當義工，每當有空的時候我都會接送一些老人家到醫院覆診。」

「你有做義工？」我覺得很驚訝。

「是呀！很奇怪嗎？」他好奇地問。

「啊……不是。」

「那麼，假日時你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去？」

「好。」

我決定星期天和他一起去做義工。我從來沒有做過義工，不知道為什麼想也沒想便答應他。或許我曾經是病人，領會到他們的痛苦和無助，又

或許我很喜歡和子言在一起。不過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向他撒謊，說到醫院探朋友，或許是下意識使我不自覺遮掩自己的缺陷。

今天的天氣很好，陽光很猛烈，照遍街上的每個角落，我與他到了醫院當義工。很多老人家因行動不便沒法自己到醫院覆診，所以他一有空就會送一些老人家到醫院覆診。

「婆婆，早安。啊！原來你剪了頭髮，怪不得妳今天這麼漂亮。」他一邊推著坐輪椅的婆婆，一邊逗得她呵呵地笑著。

「你今天也很帥呀！」婆婆笑著說。

「因爲今天見到你嘛！」婆婆又笑了。

「你有沒有吃早餐？」他關心地問。

「今天有吃呀！」婆婆搶著回應。

「這才乖呀！」

我看著他，他笑得很燦爛，就像今天的陽光。每次和他一起，我都感到很溫暖，想不到他和婆婆同樣能相處融洽。

「你不舒服嗎？呆呆的站在這兒？」他走過來問我。

「不，我沒事。」我馬上收回思緒。

「我很欣賞這位老婆婆，她已七十多歲，丈夫剛在半年前去世，她一個家人都沒有，仍很樂觀地面對人生，雖然她現在病了，卻沒有放棄自己的生命。妳看！她的笑容比妳還要多，妳不要再常常苦著臉口。」

「我沒有。」我反駁。

「是嗎？也許是我看錯吧！」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

「我不知道妳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但過去的就別想太多

了！再想也沒有意思，倒不如想想你的未來。」他忽然變得很認真。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只好低下頭來。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老氣，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他笑著說。

「是呀！你很老！」我也笑起來。

「我才不老！看來你比我老得多！」

「你終於笑了。」

他的存在確實驅走了我獨居的苦悶和寂寞。他的臉總是帶著陽光般的笑容，做任何事總是積極投入、充滿興致。看著他替一位婆婆推著輪椅，我忽然覺得這位婆婆很幸福，可我卻沒有她那麼幸運，當我最需要別人關心時，梓俊竟不辭而別。

子言的出現就像天空的流星雨一樣罕有，在剎那間、在沒有預期下出現，快速的穿過大氣層，擦出火花，然後降落在地球上某一個角度。只有在這刻抬頭，才會看見流星雨靜悄悄的降落在黑夜中。

——我看到了流星雨。

我們的關係發展得很快，漸漸地由鄰居轉為朋友，除了散步後一起吃晚飯，我們還常常相約一起到超級市場購物、出外看電影、做義工，儼如一對出雙入對的情侶。與他相處後，我感到自己改變了，除了多了些笑容，話也多了，連胃口也漸漸的好起來，人也變得開朗些，有什麼想說的話我都會說出來。

獨居生活確實令我改變不少，家裡很多事情都迫著我親自解決。能否解決困難，只視乎我有沒有拿出勇氣來。我不敢回望從前的我，即使是開動洗衣機、預設錄影機等這種瑣碎的事都由媽媽來幫忙。每次外出都由梓

俊接送，到了什麼地方、約了什麼朋友、買了什麼衣服都一一向他報告。從前的我竟甘心接受這種倚賴和服從的生活，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我以為這些便是幸福。

現在，我卻享受自由帶來的恬靜，明白幸福須由自己追求。

幸福：正向我奔過來。

十一

街道很靜，只聽到汽車的引擎聲。街道很黑，只剩下街燈照明。微風輕輕吹來，這刻我覺得很舒服。或許我已習慣了寧靜，不再害怕黑暗。

今天晚上參加了中學同學的聚會，大家談得興高采烈，很晚也捨不得離開，乘車回家已是深夜二時。當我踏入大廈門口，看到一名男子坐在牆角一邊，低著頭打瞌睡。我走到電梯處，才發現今天晚上因電力故障，停止供應電力，電梯也暫停服務。我大嘆倒楣又感到惆悵，想到深夜時份一個人步行二十多層樓梯，太不可能吧！我正在躊躇之際，忽然聽到一把熟悉的聲音，我很驚訝，已看見子言正向我走來。

「你回來了。」他還睡眠醒忪。

「你怎會在這兒呢？」我睜大眼睛，恐怕錯認其他人。

「我在等你。」他很正經地說。

「等我……？」我覺得很感動。

「是呀！今天忽然停電。你的手提電話又接不通，我擔心你還未回家，所以便下來接你。」他望著我說。

「……真的很多謝你。」我的心開始撲撲的跳動著，臉上亦開始發燙。

「夜了，快些走吧！」

樓梯很黑，分辨不到任何方向，我感到有點驚慌。他拿著電筒照著前方，一步兩步三步的踏上梯級，我們很接近，我感覺到他身上的熱氣，這種久違了的感覺，很溫暖，很懷念。大家都沒有說話，專心地走，週圍很靜很靜，只聽到我們的呼吸聲。他常常故意停下來，遷就我的步伐。走了差不多十層，我的腿累極了，氣管亦喘著，我很辛苦，終於要停下來。

休息一會後，我們繼續走，走了差不多兩層，我又累得停了下來。

「等一下，我很累。」我喘著氣。

「我拖著你吧！」他沒有等我的回答，便走過來牽著我的手。

我跟著他慢慢的走，很奇怪我沒有掙脫他的手，我感到他的手很大，溫暖柔軟而有力。這一刻，我不再累，不再害怕迷失方向。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每一下跳動都沖擊著身體每一部位。我看不見樓梯的盡頭，只看到一道彩虹，他拖著我在彩虹下穿過，然後通往一處無人的地方。兩旁有很多樹木，就像走入童話仙境一樣，草地長滿鮮花，蝴蝶飛來飛去。這裡只有蔚藍的天空、青綠的草地和色彩斑斕的鮮花，這裡只有我和他。

二十五層的樓梯，忽然變得很短很短，轉眼間已行了十層，二十層，很快便到達二十五層，彷彿只用了兩、三分鐘便到了我家的門口。

「真的很謝謝你。」我說。他還拉著我的手。

「不要說這些話了。你家裡有沒有電筒？」

「……應該有，但不太記得放在那兒。」

「我陪你進去找清楚才走吧。」

屋內雖然漆黑一片，但我感到大家都在凝視對方，不停探索對方的身

影。他離開時，我竟然有點捨不得。忽然，他走過來把我緊緊的擁著，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我呆了。

「你真的很瘦，瘦得像街頭被遺棄的小貓，連呼吸也沒有氣力了。」他在我耳邊說。

「你會棄掉我嗎？」我輕輕的說。

「當然不會。」

「我……」我在他懷抱中不捨地掙脫出來。

「什麼？」他看著我。

「沒事了，晚安。」我看著他離開，但仍感到他的餘溫。他抱著我的時候，彼此的距離是多麼的近。我好想把我的秘密告訴他，可是怎也開不了口。

這一夜，真得很黑，只剩下天空繁雜的星星在閃耀，世界上所有的顏色都已消失了，但我一點都不驚慌。這一刻，我覺得很暖和，手心還留著他的餘溫，唇部還印著他滾燙的氣息，內心熱得像太陽般燃燒著。這一晚，我睡得很酣，發了一場夢，手術後從沒這樣好好的睡過。

每次遇見子言，我的心都是撲撲的亂跳，手心都冒出汗來，臉上的笑容泄露了我的秘密，我不能欺騙自己。這刻我的心像藏了一個計時炸彈，只要一亂動，便隨時會爆炸。每次見到他，我很開心，又很擔心。我從沒有向他透露過我的病，我不知道應否對他說，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他知道後還認為我是女人嗎？他會再牽著我的手嗎？他還會擁抱我嗎？

「你最近不同了？比以前胖了一點。還有，從前你都不會穿這些鮮色

的衣服，每次見你都是穿些深沉沉的衣服。」子言說。

「是嗎？漂亮嗎？」我笑著說，我驚訝他竟然發現。

「當然漂亮，人也精神得多。這個星期我沒有空去做義工，你自己去，好嗎？」

「好。」

這天，我在家裡照鏡，驚覺得自己比前漂亮了，兩邊臉頰不再凹陷，面色紅潤了，或許是心情較開朗吧。自從認識子言後，我不再常常躲在家裡，有空便會和朋友一去逛街，買些流行的化妝品，希望換上新的裝扮。我的胃口也較前好了，每當我想到他說我瘦的像小貓，我便會吃很多東西。

即使他不在的時候，我都會獨自到醫院做義工，好像已成爲生活的一部份了。我曾經教過一個患血癌的小妹妹織頸巾，她只有十二歲。她每天很努力地編織，即使身體很累，她都繼續。她告訴我希望在聖誕節前織一條頸巾送給媽媽，因爲她看到媽媽每天都不開心，想到如果媽媽收到她的禮物一定會笑出來。可是她未完成便離開了。我覺得她比我勇敢，她病的時候還懂得關心媽媽，可是我病的時候卻等待別人的關懷。

十二

「你常常和那位男子出外？」媽媽不高興地問。

「是。」我知道媽媽指的是子言。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你又不知道他是否好人？」媽媽擔心地說。

「我當然知道啦！否則我也不會和他一起。」我有點不開心，想不到媽媽會這樣看他。

「你怎會知道呢！如果你知道，你和梓俊就不會……」媽媽激動地說，忽然又停了下來。

「媽……我真的覺得子言對我很好。」我搶著回答。

「那麼，他知道你患病的事嗎？」媽媽平靜的問。

「……我沒有對他說。」我低下頭。

「他不知道你的病，所以才和你一起。但是我害怕他知道後，會像梓俊一樣……」媽媽沒有說下去。

「媽……難道這樣我永遠都不用認識新的朋友嗎？」

「我擔心你再被人傷害……」媽媽輕聲地說。

「媽媽，相信我。從小我都很聽你的話，但現在我已長大了，我知道該怎樣做。」我立刻說。

我從來不會對媽媽說這樣的話，但我已長大了，再也不想她為我每一件事而操心。但是她每一句話都打進我的心房，她說得很對，我真的很害怕再次受傷害，但是我很矛盾，我很想和子言一起，但我不敢把割掉乳房的事告訴他。我不知道他會怎樣想。他會像梓俊一樣嫌棄我嗎？

這一晚，我們看完電影，去了買宵夜。我看到店舖的角落，坐著一對男女。男的向著我，是梓俊；坐在他對面是一個短髮女子。他們談得很投契，沒有理會四周的東西，更看不到我存在。

「你剛才有很多話說，為什麼靜了下來？」子言問。

「沒什麼，只是很累。」這刻我的腦海裡全是梓俊，從前和他一起的情景不停在我腦海裡湧現，就像播放著連續劇一樣。我以為再次看見他，會很傷心，可是我沒有，竟然再沒有為他留下一滴眼淚。

宵夜後，子言問我借了數隻 CD 便離去了。他離去後，我感到很失落，我抱著 BEBE 坐在梳化上，看著電視有影無聲的畫面。過了一會兒，門鐘再次響起，把我驚醒過來。我立即奔去開門，一張熟悉的臉出現在我眼前。我們互相凝視，他的眼神熾熱得把我燃燒，然後他跑進屋內把我擁著，我也緊緊的抱著他。

「我很喜歡你，給我一個機會。」

我沒有回答，只是擁著他，享受這一刻的擁抱。這刻在我們二人之間已沒有一點虛位，我靠在他的懷裡，我覺得自己消失了。他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再往我的嘴唇深深的印了一下。他的唇很熱，這種熱雖然讓我透不過氣來，但卻有一股吸力，把我的唇緊緊的吸吮著。他的熱燃燒著我身體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我聽到細胞在游離，神經敏感地跳動。他的手在佔領、在撩動我每一寸肌膚，輕柔而有節奏，指頭在我的脊背滑過，再由面頰撫摸至脖子，最後停留在我的胸脯上。

我緊閉雙眼，仍感到身邊有很多黑影在移動，有些更伸出雙手抓向我的胸部。我想走，但雙腳緊緊的黏在地板上，身體動彈不得。當我睜開眼睛，子言仍站在面前溫柔的看著我。

我低下頭，拉著他的手，在他耳邊說了一聲晚安，我在他的臉頰上吻了一下，然後他不捨地離開。這刻在我腦海裡浮盪著：溫暖、感激、感動、愛慕、熾熱、融化、伴侶、乳房、秘密……

參考書目

- (1) 西西：《哀悼乳房》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2。
- (2) 艾曉明編：《中國女性小說選》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
- (3) 藤本郁野：《如何認識乳癌》台北：國際村文庫，1994。
- (4) 吉本芭娜娜：《哀愁的預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 (5) 琦君：《橘子紅了》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0。
- (6) 王安憶：《荒山之戀》香港：南粵出版社，1998。